

妙女神探

MIAONV
SHENTAN



北藤◎著



北宋年间,猫鼠之争,一段颠覆性的传奇。

线装书局

妙 MIAONV SHENTAN 女神探



北藤◎著



北宋年间，猫鼠之争，一段颠覆性的传奇。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妙女神探 / 北藤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14. 5

ISBN 978 - 7 - 5120 - 1366 - 7

I. ①妙… II. ①北…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9586 号

妙女神探

著 者: 北 藤

责任编辑: 孙嘉镇

排版设计: 秋 水

出版发行: 线 装 书 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 - 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卷	藏书阁盗影	(1)
001	湖中魅影	(2)
002	锦毛鼠白玉堂	(14)
003	猫鼠之嫌	(28)
004	南侠展昭	(43)
005	迷雾重重	(59)
006	解开谜底	(75)

第二卷	陷空岛捉鼠	(87)
001	江面浮尸	(88)
002	御猫归来	(103)
003	剑拔弩张	(118)
004	南侠姻缘	(135)
005	猫鼠之谜	(148)

第三卷	宝藏之谜	(159)
001	身陷荒岛	(160)
002	别有洞天	(178)
003	揭穿谎言	(199)
004	蛛丝马迹	(217)
005	大结局	(234)

第一卷

藏书阁盗影

001 湖中魅影

北宋庆历二年，宋仁宗在位二十年，四海升平，风调雨顺。

彝山书院西南角，藏书阁。

三月初一的夜晚，月黑风高，树影婆娑。

刚过二更时分，高夫子打着灯笼按例巡夜。经过藏书阁后的人工湖，听到有流水声从湖中传来，他借着灯笼里散发的幽暗光线往湖中央望去，只见湖中央有一圈接着一圈的水晕朝外漾开。待他靠近欲仔细观望时，一个黑影直直地从湖中冒了出来，幽暗的灯光下，犹如一只没有脸的厉鬼扑入他的视线。

“啊——”高夫子惊吓过度，昏迷了过去。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他才幽幽醒转，揉了揉眼，想确定自己究竟在哪儿。视线转过湖中央，同样怪异的事竟然再次发生，而那个黑影正迅速地朝他的方向游来，他一个挺身又一次昏迷。

当他再一次醒来，发现自己仍在湖边，他的脸色顿时铁青，踉跄地爬起身，想尽快远离这个阴森恐怖之地。忽然，头顶上方传来一阵打斗声，他惊惶未定地抬头望去，只见黑白无常二鬼正立于藏书阁顶端相互打斗，而那白无常手中的武器竟是一条巨蟒。

黑白无常定然是来向他索命的，他惊叫着撒腿就跑，连灯笼也顾不上。

整个书院的上空回荡着他的惊叫声……

三月初三，开封府接到彝山书院报案，书院藏书阁中收藏的真宗皇帝的三幅真迹其中两幅隔日连续被盗，请求包大人立即前往查案。恰时，包大人又接到扬州一尸两命的案件，有人递送状纸喊冤。扬州虽不是包大人的管辖之地，但人命关天，于是将盗画案移交给彝山当地的七

品官陈大人暂行处理，他则带领护卫展昭、主簿公孙策及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等人火速赶往扬州。

包大人一行刚刚离开开封府衙，府衙门外一匹快马也跟着往反方向疾驰而去。

展璇身负黑色行囊，一身青衣侠士装束，头系白色发带。她左手持风鸣剑，右手牵马，往城南方向策马狂奔。她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能单独接手一单案子，这次书院盗画案正是个好机会。

乌云遮月，凉风习习，树叶窸窣窸窣随风作响。

在彝山书院的西南角，两条纤细的黑影轻盈地掠过屋檐，一前一后朝着藏书阁的方向行进。

藏书阁楼前燃着火把，有两名衙役在此守夜，看来包大人委派前来办案的陈大人已经先她一步到来。

展璇冲身后的卢灵儿使了个眼色，卢灵儿会意，拾起两颗小石子，用指力分别一弹，火把先后熄灭。两名衙役顿时醒了神，慌乱间见到一抹黑影往西边飞掠而去，赶忙追了上去。

展璇从树后走了出来，随着她擦亮火褶，一张清秀脱俗的面容顿时映现出来，不施粉黛而颜色如朝霞映雪。她拿火褶照了照门上的铜锁，娥眉轻蹙，不知从何处取出一根极细的铁丝，小心地伸到锁眼里，一边转动，一边听声。

“这天底下竟然还有我展璇打不开的锁？”许久，她咒骂一声，狠地将锁头甩下，有些泄气。

卢灵儿凭着她踏雪无痕的轻功技艺，早已甩掉衙役，折返回来。听到展璇的咒骂声，她紧跟着凑上前，在淡淡的火光掩映下，一张甜美可人的脸蛋上，灵动的黑眸泛着俏皮之色：“你还真当自己万能？这天底下你小璇子不会的事多了去了。”

展璇没好气地瞪她：“去去去，赶紧望风去！”

卢灵儿朝她努了努嘴，轻盈一跃，已来至藏书阁楼前的古槐上，从这个位置能看到附近的一切动静。

展璇将手中的铁丝弯了一个弧度，再次伸入锁眼里转动听声。“喀”的一声微响，展璇眼睛一亮，以为锁头打开。执铁丝的手正欲抽

出，却发现铁丝被卡在里头，她使劲拉扯，铁丝反而越嵌越深。

“小璇子，有人来了。”树上卢灵儿一声低喊，展璇心上愈加焦急。

耳听着远处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展璇连忙吹灭火褶，藏身到了藏书阁背面临湖之地。脚下是只容得下半只脚的极小之地，因藏书阁背后无人清理，早已长满青苔和藤藻。展璇紧贴着墙面而立，静待巡夜的夫子从藏书阁经过。

此时已是二更时分，巡夜的夫子昏昏欲睡，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提着灯笼晃晃悠悠地从远处走向藏书阁。当经过藏书阁时，他突然警醒，加快了步伐，飞也似的跑开。

展璇紧贴墙壁的两只手掌上已沾满青苔，滑腻的感觉甚是难忍。直待他彻底走远，她才小心翼翼地背面走了出来。

仰头望向夜幕笼罩中的藏书阁，两层高的楼阁在黑暗中更显得庄严神秘，展璇不由得陷入沉思。藏书阁地处偏僻，共有上下两层，唯一的一道门开在朝东方向，藏书阁的背后是一座人工湖。藏书阁最怕的就是火，因而依水而建，甚为合理。藏书阁的建筑风格古朴而庄严，在夜幕下更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隐约可闻楼中的书卷气息。进入藏书阁的门只有眼前这一扇，而且这锁头极难打开，那么盗画的飞贼又是如何进去的？

“小璇子，你要做什么？”卢灵儿站在树梢上，看到展璇正斜叼着的火褶，贴着墙壁往藏书阁的背面移动。

“我绕到后面去看看。”

卢灵儿摇了摇头，实在有些佩服她的执著，也不阻拦她：“小心点儿。”

展璇紧贴着长满青苔的墙壁，亦步亦趋，刺鼻的霉味夹杂着青苔的味道直扑鼻中。她微蹙了下眉头，闭紧气息，继续往后方挪动。突然脚下一滑，她整个人往湖中坠落。

“啊——”她闷声一喊，头已没入湖水中，嘴上叼着的火褶也跟着熄灭在水里。

在湖中胡乱挣扎了一番，她的右手正好抓住紧贴藏书阁外墙下的一处地方，她用力一握，竟是个粗大的铁环。她口里已猛灌进几口水，幸

好习得水性，很快得到调整。借着铁环的力道她的身体向上浮起，手上无意间转动了铁环。

听得有“咯咯”的沉闷响声传入耳中，她心生疑惑，正待沉下去再探个究竟，身后突然多出一只手，将她拽了过去。她吓得大呼，潮水也跟着灌进她口中，窒息之感笼罩全身。

如此深夜，湖中怎会有人？难道真是传闻中的水鬼索命？

她闭着双眼胡乱地向身后之“鬼”又踢又打，好不容易摆脱了他的束缚，她使劲地扒水游向水面。

水面上，卢灵儿正焦急地等候在岸边，方才听到她的惊呼声，便从树上跳下前来观望。

“小璇子，怎么了？”

“快走，有水鬼！”

“水鬼？”卢灵儿诧异地眨眨眼，有些匪夷所思。

湖中央突然溅起几朵水花，有个黑色的影子从湖底下冒了出来。卢灵儿顿时呆在了原地，双目中满是惊恐之色，嘴巴张得大大的，忘了合上，展璇爬上岸，顺着她的视线方向回望，只见湖中央出现一个披头散发的黑影，看不到脸孔，在昏暗的月影下如孤魂野鬼，此时正朝她们的方向游来。

“啊——”二女见状疯一般地疾跑而去，惊叫声响彻云霄，在书院上空久久回荡。

湖中的黑影揉了揉耳朵，有些难以接受这样的尖叫声。他伸手扒开垂落在面前的发丝，一张面如冠玉的俊朗脸孔顿时露了出来，挑眉自嘲道：“本郡王有这么吓人吗？”

一日之计在于晨，还未等到鸡鸣，书院的学子们便纷纷起来早读。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院舍的一棵桃树下，一名学生白带束发，蓝衣罩身，正手捧着书册，摇头晃脑地诵读。此时正是清明时节，暖风轻拂，吹落片片桃花，随风起舞，勾勒出一幅美好的画面。当他念到第二段时，西侧的一个房间内同时传出两个厉喝声：

“死书呆子，滚远点——”

“他爷爷的，滚远点——”

那学生整个人浑身一震，手上的书册也跟着应声落地。他惊诧地望着向声音传出的房间，房门突然倏地开启，从里面丢出两个不明物体，直直地向他砸来。他一个急退，跌坐在地上，两个木枕擦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他庆幸地拍了拍胸脯，连忙拾起书册，一溜烟地跑出院舍。

“好困啊，不想起床。小璇子，都是你害的，非要半夜三更去查案。”西侧的房间内，卢灵儿披散着乌黑的长发，身穿白色的衾衣躺在床上，拉着棉被及颈，不满地抱怨。

站在床榻旁的是一身俊俏书生装扮的展璇，眉目清朗，眼含桃花，她随手扎好头上的发带，催促道：“快起来，今天书院第一天上课，不能迟到了。”

棉被中的卢灵儿耷拉着脑袋，委屈哭诉道：“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看着书本我就犯困，你就饶了我吧。”

展璇唇边扬起一抹浅笑，带着狡黠之色，说道：“那好，回去我就给我哥说门亲事。我记得陈知府的女儿就不错，跟我哥挺相配的……”

卢灵儿听到此，一个激灵从被窝中爬了起来，拉着她的手臂，凑笑脸道：“别介啊，我马上起来还不成吗？展大哥身为御赐四品带刀护卫，公务繁忙，哪有时间成亲？再说了，男儿志在四方，婚姻大事可以慢慢来，不着急。”展璇看到她这副死相，不由得得意，她就知道能拿兄长来镇住她。

书院的饭堂位于院舍之左，相距不过百步。饭堂所设的座位以十人合坐的长凳为主，左右各十排，每排可坐二十人，场面极为壮观，足可容下整个书院的学生。学子们到饭堂用餐，排队领饭。当展璇来到饭堂时，领饭的队伍已排至门外。

“走走走，排后面去！你们地字班的学生也需要吃饭？脑子、肚子里全是草包，直接吃草得了。”前头隔了十个人的位置，一名身材魁梧的学生正欲挤进队伍中，将他身后的学生推向一边。

被他推动的学生稳了下身子，脸上露出怒气，指着他鼻子骂道：“你！黄裕，你别太嚣张，你原本还不是地字班的学生？你肚子里有多少墨水，难道我会不知？也不知你用了什么手段进的天字班，有本事，

你凭真学识考进去。”

被称为黄裕的学生拍开他的手，带着一脸的痞笑，讥讽道：“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你啊，还是回去找个相士给你算算命。没有人仕富贵的命，就趁早回家种地去，别在这里浪费粮食。”

“你……”那学生还欲与他争辩，后面的同窗们已拉住他，劝阻道，“算了，别跟他一般见识。”

前头的黄裕冲着他挑衅地挑眉，甚为得意地转过了身，这场小纷争才算平息。

展璇无趣地观赏着这出小插曲，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想的，这点小事也值得闹腾。好不容易领到了饭菜，她刚转了个身，迎面撞见一个人影，手中装饭菜的盘子也应声落地。

“抱歉，不如你吃在下的这份吧。”跟前的声音响起，声音中带着诚恳的歉意。展璇抬头看向他，只见对方身材高大，足比她高出一个半头，一双虎目晶亮有神。看他模样倒像是个蛮壮的武夫，可言语中却能听出他极有修养，展璇对他的印象也甚为不错。

她摆摆手道：“没事，我再买一份便是。”

对方见她不接，便从怀中取出一锭银两，说道：“这锭银子，算是在下赔偿你的。”

展璇连忙推拒道：“真不用。”

对方却是硬将银两塞入她手中，豪迈地说道：“你就别再推托，算是在下的一点心意。”

展璇见此，便也不再推脱，颌首道：“那多谢兄台了。”目送着那学生离去，展璇心中暗忖，那人的品行倒是有几分兄长的影子，温文儒雅、谦谦君子。她弯身拾起打翻了的盘子，刚一起身，身前就被一道人墙挡住。

“哟，本郡王没看花眼吧？这不就是开封府鼎鼎大名的……”

展璇一见着来人的面目，眼皮不由得跳动，连忙捂住他的嘴，将他连拖带曳地拉到饭堂门外隐蔽处。

“赵惟宪，我是来查案的，不许你泄露我的身份。”想不到竟然在这里撞到她的冤家对头，她直叹时运不济。

赵惟宪轻抿着薄唇，凑近前，戏谑道：“你是说藏书阁盗画案？倒是没看出，本郡王的未婚妻，如此有志向。”

展璇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紧了紧衣领，瞪向他：“我警告你，虽然我们定了亲，但你也不能对我轻薄。”

赵惟宪煞有其事地摇首晃脑道：“你放心，本郡王对你这样前前后后都看不出性别之人，一点兴趣也没有。”

展璇胸中一阵气闷，他竟敢如此侮辱她，咬牙切齿道：“那最好！以后咱们在书院桥归桥，路归路，我不妨碍你，你也别拦我的道。”说完，她恨恨地转头离去。

正巧卢灵儿要迈进饭堂，见她突然走了出来，还气冲冲的，不由得追问道：“怎么了？不吃饭了？”

展璇负气道：“气都气饱了！”

卢灵儿歪头挠了挠耳鬓，嘟囔道：“可我还没吃饭呢。”

“陪我去藏书阁。”展璇不顾她的反抗，拖着她往藏书阁方向走去。

阳光沐浴中的藏书阁与夜晚不同，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之感。距离藏书阁最近的建筑便是崇圣祠，专门供奉孔夫子之用，除非遇上大的祭典，平时甚少有人进入，但有书院的仆役按时打扫。而藏书阁背后的人工湖在白日里波光粼粼，依稀可见湖中浮游着些许水草和各色的鲤鱼。想起昨夜的惊魂之旅，展璇仍心有余悸，但水下的神秘铁环，又似是一处机关，她不愿放弃这个线索，决定再下水探上一探。

“灵儿，陪我下水去看看。”

卢灵儿浑身打了个哆嗦：“你忘了湖里有水鬼吗？”

“大白天的，水鬼怎么会出来？”

卢灵儿有些不信她的话，道：“那你一个人下去不就成了？”

展璇没法，只好故技重施道：“唉，我还是尽快给我哥找个嫂子吧。”

“算你狠！”卢灵儿咬牙瞪向她，每次都拿这个来威胁她，太欺负人了。

展璇在前头引路，找到昨夜摸到铁环的位置，缓缓转动。奇异的事发生了，在铁环的边上逐渐打开一道口子，露出一个足以容下一个人横

身进出的洞穴。两人在水底交换了个眼神，先后往洞穴中游去。原来洞穴是朝着斜上方向开凿的，越往上水的压力越小，直到最后，两人彻底游出了水面，来到一处更大的黑暗洞穴。

“上面应该就是藏书阁了。”展璇摸了摸头顶上方的石块，感觉这上面的石料很平滑，不似外边长满青苔，她更加肯定这必是有人新近开凿而成。

“这里还有个铁环。”卢灵儿也在头顶上方摸到一个铁环，用力转动。只听得隆隆一声巨响，头顶上方一道强烈的光线照射进来，露出一块四方的口子，足以通行一人。

两人先后从口子处爬了上去，发现此处正是藏书阁楼梯的背面，位置十分隐蔽。展璇蹲下身仔细观察这个机关口的附近，发现周围的确有些老旧的水渍遗留在此，说明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人通过这个机关口进入藏书阁。

她又查看了下楼梯附近的位置，暂时毫无所获，不禁有些泄气。转头望向卢灵儿，见她正在书架上到处翻阅，她不由得抚额叹道：“你在干嘛？”

卢灵儿放下手中的书卷，无辜地眨眨眼道：“噢，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笨，有线索也不在书里找。”展璇鄙视地瞥了她一眼，沉吟道：“那飞贼所盗的乃是真宗皇帝的真迹，既然是贵重之物，必定藏在隐秘之处，我们上楼看看。”卢灵儿赞成地点点头，跟随她一同上楼查探。

藏书阁的二楼共有五个书架，比楼下少了一半的数量，但每一册书卷都更具收藏价值，其中多数为民间少有的孤本、残卷。在书架的最末端供奉着真宗皇帝的画像，画像的底下依次摆放着三只锦盒，左右两只锦盒是开着的，里面空空如也，最中间的锦盒仍然紧闭，未曾开启。

“想必这两个锦盒里装的就是被盗的两幅真迹了。”展璇暗自点头，余光瞥见卢灵儿正欲伸手去碰中间的锦盒，她连忙伸手拦阻，“别动！锦盒的四周设下了周密的机关，若是不小心碰触到，外面的人就会知道里面的动静。”

卢灵儿停下了动作，略微有些失望：“真可惜，还想亲眼一睹真宗

皇帝的真迹呢。”

展璇想起她的作画能力，不由得嗤笑：“就你那水准，看了也白搭。”

卢灵儿绯红了脸，叉腰怒骂道：“喂，小璇子，咱可不带这样损人的。”

展璇吃吃发笑，回眸间突然发现真宗皇帝的画像有些古怪。她仔细一瞧，画像上真宗皇帝的左胸和左肩上陆续有几个小孔，呈梅花形排布，甚为奇怪，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这到底是什么？”她不由得陷入沉思，不可能有人如此大胆，敢亵渎先皇的遗像，最有可能就是盗贼留下的痕迹。

卢灵儿察觉到她的异样，问道：“小璇子，有何发现？”

展璇摇头道：“我也说不清。”

“小璇子，你看，这是什么？”卢灵儿偶然低头，在她身后书架的边角上发现一片残破的布料。

“这衣料跟我们身上的院服颜色一致，但用料上等，应该只有天字班的学生才有，难道飞贼是天字班的学生？”展璇眼睛一亮，手上不自觉地打了个响指。

“陈院士好！”

藏书阁外突然传来的声音吓了两人一跳，两人对视了一眼，连忙下楼，从机关口处游回湖中。

澡堂门外，两条人影站在出入澡堂的必经之路上，鬼鬼祟祟地张望。每个从她们跟前经过的学子，都被她们锐利的目光至少来回打量几遍，尤其是她们的目光时时扫向来人的下半身，让每个经过的人都浑身竖起鸡皮疙瘩，不寒而栗。

“小璇子，我们站在这里会不会有些不妥当？”卢灵儿看着那些学生们的反应，越来越觉得怪异。

展璇却不以为然：“没办法，只有这里人流最集中。瞧仔细了，别漏过一个。”

正仔细观察间，她看到一双穿着金丝镶边短靴的大脚朝她这边走来，她的视线顺着那双短靴慢慢上移。在看到来人的脸后，她全身不由

得弹了一下，一切出于本能，也只有他能让她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一身天蓝色的院服穿在赵惟宪颀长健硕的身躯上，说不出的俊朗风雅，不是院服衬了他的俊美，而是他将书院的院服穿出了另一番风味。他坏笑着凑近展璇，调侃道：“展兄弟也来沐浴啊，要不要一道？”

展璇抛了他一个白眼：“不用了，多谢。”

这时，旁边又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兄台，是你啊。”

展璇转头一看，来人正是早晨在饭堂里遇到的那位撞翻她盘子、赔偿她银两的学生，她一直对他印象不错，冲他微微一笑，拱手道：“还未请教……”

“在下柳毅，是天字班的学生。”

“在下展璇，地字班。”

柳毅面容含笑，善意地邀请道：“展兄弟要不要一道进去沐浴？”

展璇面上一窘，忙摆摆手道：“呃……不用了，我稍候再洗。”

这边卢灵儿突然使劲地拉扯她的衣袖，指着刚进澡堂的一名学生道：“小璇子，那个、那个……”

“哪个？”展璇忙寻着她的视线张望。

卢灵儿急道：“就是刚刚进去的那个。”

旁边的柳毅也顺着她们的视线看了一眼，说道：“你们是说黄裕吧？”

展璇眼睛一亮，追问道：“你说刚刚走进去的那个人叫黄裕？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柳毅含笑点头道：“展兄弟尽管说，在下一定竭尽所能。”

展璇踮起脚尖凑近他耳边，在他耳边低语了一阵，随后将那块衣料的残片交到他手中。

赵惟宪在一边看到两人亲密的姿态，浑身不舒坦。待柳毅走开后，他踱步到展璇跟前，带着些许怒意讥讽道：“你就这么喜欢跟男人搭讪？”

展璇见他说话怪里怪气的，回斥道：“当然不是，我就不喜欢跟某人搭讪。”

赵惟宪俊眉向上拱起，正欲发作，那边柳毅已从澡堂里走了出来。

展璇急切地迎上去，问道：“柳兄，怎么样？”

“完全吻合。”柳毅将残片重新还回她手中。

展璇欣喜地转头与卢灵儿对视。

一刻也不耽误，展璇和卢灵儿两人找到副山长的住处，将这个发现告诉他。

展璇讲述完整个经过，最后总结道：“副山长，我敢肯定在藏书阁盗画之人就是黄裕。”

副山长从头到尾一直悠闲地喝着茶，直到她讲述完，才随口说了句：“仅凭你手中的这块衣料残片？”

展璇见他不信，忙解释道：“可它是在藏书阁内发现的。”

副山长放下手中的茶杯，精练的眼神不由得眯起：“藏书阁？你们又是如何进的藏书阁？”

展璇愣了一下，看来她们私人藏书阁之事是瞒不住了，只能坦白道：“我们……我们无意间在湖底发现了机关，从机关口游进去的。”

副山长猛地一拍桌子，喝道：“大胆！你们身为书院的学生，私自潜入藏书阁，该当何罪？老夫也可以说，你们才是盗画之人。”

展璇自觉理亏，解释道：“副山长，我们也只是为了破案而已。”

副山长却不容她解释：“休得再言，罚你们入思过堂面壁三日。”

“三日？副山长……”展璇，还想跟副山长解说，对方已然甩袖走入内堂歇息。

思过堂，在正中央的位置供奉着孔老夫子的画像，案桌上香烟袅袅。案桌的正前方，展璇和卢灵儿两人一人坐一个蒲团，一个凝眉沉思，一个托着腮帮耷拉着肩犯困。

“小璇子，现在怎么办？”卢灵儿感觉无趣，不由得发问。

展璇轻蹙着眉头，沉吟道：“这次是我太武断了，不该草草就下定论的，不过副山长为何不相信盗画之人便是黄裕？我总觉得这里面似乎哪里不对劲。”

卢灵儿却全然不关心案情，赌气道：“我说我们现在怎么办？我好怀念我温暖的被窝。”

展璇瞥了她一眼，轻斥道：“真没出息！”